

回忆我家乡的匪患

周道祥

一、独匪

我们那里把土匪叫做“老二”，拦路抢劫叫“宰线子”。我们相邻的一个寨子里有个姓李的老二，二十七八岁，绰号叫老乱，经常扛着一把马刀，一个人拦路“宰线子”。深夜 1 点钟左右，突然听到寨子外“叭叭”两声枪响，接着又听到有人大声叫喊：“老二来了！老二来了！”一时整个寨子 20 多户人家便慌乱起来。

贵州省织金县化起镇，是我的故乡，1954 年我就离开那里了，但每每忆起解放前那儿的匪患，就毛骨悚然。

现就我的亲见亲闻和亲身经历回忆如下。

织金县在解放前就有 40 多万人口，各区、乡、镇所在地都辟为乡场，乡场之间的距离一般都在 20 里左右。那时赶乡场是

赶的转转场，每天都可以赶一个乡场，即牛、猫（虎）、兔、龙、蛇、马、羊、猴、鸡、狗、猪、鼠场。四川、湖南等地的小商贩们，经常三五成群，挑着包箩，奔走于山间小路上，今天赶牛场，明天赶猫场，经营日杂百货。

我们那里把土匪叫做“老二”，拦路抢劫叫“宰线子”。我们相邻的一个寨子里有个姓李的老二，二十七八岁，绰号叫老乱，经常扛着一把马刀，一个人拦路“宰线子”。1947年冬天，老乱得知有八个湖南的小商贩，将要由小鼠场来化起镇，就在其必经之路文家丫口埋伏。山丫口两边山上都长满了树，他用茅藤把一些小树串联起来，把一个藤头拴在路边的一棵小树上，他就蹲在小树旁。早上约七八点钟的时候，山丫口被大雾笼罩着，那伙小商贩挑着包箩，喘着粗气，正走到山丫口中间，离他还有丈把远，他就猛的一下跳将起来，把大马刀一晃，大声喊：“不许动！”然后用一只手拉住拴在小树上的绳头，狠扯几下，把那些串在一起的小树扯得哗哗响，又大声喊叫：“弟兄们快下来！”这伙湖南人不知山上有多少土匪，顿时被吓得心惊胆颤。老乱手脚很麻利，把马刀藏好，一把小尖刀含在嘴里，用预先准备好的茅藤，顺着把商贩们一个个都很快捆起来；随后把尖刀往腰间一插，就进行搜身，嘴里还不断喊弟兄们快下来呀。搜完钱、银之后，拣一小捆白布挟着，拾起马刀来就跑了。等老乱跑远之后，这些湖南商贩们才发觉，原来土匪才一个人，互相解开后，想追也来不及了。

第二年，老乱抢来一个姓张的姑娘，藏在一个岩洞里，不准出洞，白天睡大觉，等天快擦黑，他才出洞去抢钱或抢东西回来吃。起初老乱怕她跑了，出洞时就把她捆起来。时间久了，渐渐放松了警惕，不再捆了。有一天晚上，她趁老乱出去的时候，

跑出洞来，到区里报了案。政府马上派四个人跟着她来捉老乱，刚跑到半路正遇着老乱跑去追她，当下被区里来的人捉住，立即把脑壳砍下来，拎起回区里去了。

二、股匪

深夜 1 点钟左右，突然听到寨子外“叭叭”两声枪响，接着又听到有人大声叫喊：“老二来了！老二来了！”一时整个寨子 20 多户人家便慌乱起来。

有一股土匪，十五六个人，头目姓崔，有三条枪，离我们寨子 10 多里路，经常来洗劫这里的几个寨子。他们怕被人认出来，即使是在晚上去抢人，一个个都用锅烟灰把脸抹黑，手里打着电筒。1948 年快过春节的时候，我家邻居李南清的儿子李金贵结婚刚三天，我和张明善、李隆凤等几个在李南清家“掷色子”玩耍。我们看天上下着毛毛雨，都以为今夜可能太平无事，大家就多玩了一会。到了深夜 1 点钟左右，突然听到寨子外“叭叭”两声枪响，接着又听到有人大声叫喊：“老二来了！老二来了！”一时整个寨子 20 多户人家便慌乱起来。人乱跑，狗乱叫，都不敢点火把或打电筒，各人摸黑跑到寨子外找躲藏处。张明善那时腿上正生着疮，又红又肿跑不动，我背他跑了几步，不行，只好一同躲在李南清家牛圈楼上的一堆乱稻草里。不一会就听得有几个土匪冲进屋来，喊叫着：“不许动！不许

动！”并乱翻乱砸东西。不知怎么搞的，竟把李金贵捉住了！土匪们知道他刚结婚，就把他的衣服、裤子全脱光，把他抬到煤火上去烧，他杀猪似的惨叫。土匪逼他交出大烟（土烟）和银钱。我和张明善听到李金贵的惨叫声，吓得全身发抖。一个土匪站在楼梯上，用电筒朝我们的草堆扫几下，吼了几声就走了，没有搜着我们两个。土匪直把李金贵烧昏死过去才松手，最后把他结婚的衣物全抢走了。李金贵的屁股烧烂了，医了几个月才好，但右脚终归跛了。后来听他说，他睡得太死，他媳妇跑的时候拉他起来，他又倒转去睡，这样就被捉住了。

这一次，我们寨子里被抢的有四家，我家被抢去的东西最少，记得只有瓷碗 3 副、腊肉 2 块、鸡 4 只、大米 1 小袋。

三 、 躲 匪

1948 年，我家就被抢了四次，但是每一次都没有抓到匪，只被抢去一些衣物之类。那时，我的父亲还高兴地说：“你看，我们躲得多好。”可是最后一次，土匪却放火烧了我家的房子，等土匪走后，全靠邻居们来救火，才没有被烧光。

一吃完晚饭，天刚擦黑一家人老老少少都得赶紧收拾好，把要穿的衣服、裤子穿好，要带的东西捆扎好，就分几起走出家门，到早先准备好的地点躲匪。夏天，就在自己家地边搭个窝棚，一面躲匪，一面看守庄稼，一家人都住在窝棚里。冬天，

都躲在地里的草堆里。人多一个草堆住不下，就分躲在几个草堆里。有时天气太冷，不愿意跑到野外去躲，像我们男孩子，就在自家的牛圈楼上搞一堆乱草，躲进乱草堆里，但必须把房顶掏一个洞，用草堵好，万一土匪来了，好从洞里跑出去。

1948年我家就被抢了四次，但是每一次都没有抓到，人被抢去一些衣物之类。那时我的父亲还高兴地说：“你看，我们躲得多好。”可是最后一次，土匪却放火烧了我家的房子，等土匪走后，全靠邻居们来救火，才没有被烧光。

我们寨子里的人家，怕匪，躲匪，好像成了家常便饭，而且躲的地方还要经常交换，不变换，万一被土匪知道，就完了。由于在野外躲藏，晚上不注意时，小孩子被狼叼走的也时有发生。

四、官匪

一大群土匪排成排，有的把枪端着朝天放，有的打锣打鼓，有的放炮竹，排着走。有些走大路上，有些走地里，有些走田埂上。

贵州的官匪（实际上是土匪）来抢劫时，叫你躲都躲不脱。临解放时，大部分土匪都是以国民党特务为骨干，以反动地主、封建势力为后台，并欺骗裹胁部分群众，啸聚起来的。其主要匪首绝大多数是地主、恶霸、军阀、政客、特务、惯匪。贵州匪乱猖獗，更直接的原因还是国民党特务长期豢养、精心策划

和一手炮制的结果。在 1949 年元月，国民党贵州省主席谷正伦（曾任南京宪兵司令）和贵州保安副司令韩文焕（原国民党首都警察厅厅长）就应召飞往南京领受使命，蒋介石妄图把贵州经营成为他最后抗拒解放的根据地。土匪凭借贵州各地高山、密林、沟壑、岩洞等自然条件，一面抗拒解放，一面对老百姓进行抢劫、奸淫、烧杀。

织金县的李名山是个恶霸兼匪首，他为找靠山，认谷正伦的父亲谷兰高为干爹。他是“西南区情报总站”的副站长、织金等八县的游击总指挥，他的儿子李成举是“中国反共救国军第八兵团”六十四师师长。

1949 年 2 月，李成举部就洗劫了我们相邻的七八个寨子。那一天上午，太阳刚冒出山顶，我吃了早饭，就把一头母牛牵到离我家不远的杉林坡去放。不一会，就听到李家寨那边又打枪，又打锣鼓，又放鞭炮，闹得很。我跑到一个高坡处去看，原来是一大群土匪排成排，有的把枪端着朝天放，有的打锣打鼓，有的放炮竹，排着走。有些走大路上，有些走地里，有些走田埂上，后面的土匪押着抓来的挑夫，挑着抢来的衣物、大米、食盐、鸡鸭、猪等，牵着抢来的牛、马、羊。他们这样排着走，又是在大白天，即使你躲在寨子附近或田地里。也是躲不脱跑不掉的，呆在家里那更不消说了，匪群离我们寨子只有一里多路了。我赶紧把牛牵到一条深沟里拴好，藏着，然后跑到一个岩洞里躲起来。匪群走后，我才把那条母水牛牵回家去。

我们寨子里，没有哪一家不遭抢，只是被抢的东西多少而已。别家的记不得了，我家被抢去一头猪，几只鸡。有好几家女人哭，小孩哭，男人骂，老年人拄着棍来回走，泣不成声。有些被拉夫去的，家里更着急。后来听说，在那次群匪的抢劫

中，有几个女人被强奸了。有三个寨子，不但女人被强奸，还被土匪杀死了四个人。

以上这些事，虽然过去了几十年，但一回忆起来，依然历历在目。

三百冤魂

邓安新 吴承学

一、得罪匪首 种下祸根

邓宏骑着一匹骡子，带着三四个弟兄，大摇大摆路过东流坝。我们邓家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看见了，一商量，冤家对头送上门来了，我们拼个命除掉这个心腹大患！于是大家拿起鸟枪、梭枪、梭标，蜂拥而上。

事件发生时，我才 12 岁。

我们邓家世代在东流坝聚族而居，嫡亲的 10 房人家老幼共 300 余口，成年的壮丁亦有百多人。全族人耕田而食，安分守己，出入相友，守望相助，总算世代相承，过着自给自足的安静日子。

到了国民初年，地方匪霸蜂起，横行霸道。县城里虽然有个县衙门，但县知事管不了事。旧司东流司一带，成了巨匪向仁轩的势力范围。东流司还有个匪首叫邓宏，是向仁轩的帮凶。

我们东流坝邓家就因为得罪了邓宏，为向仁轩所不容，酿成了全族惨遭屠杀的大祸。

先一年，民国 6 年的冬天，邓宏带领匪众出外抢劫，到距离县城 5 里的土堡“关圈”。他们没有抢得钱财，就把殷实富户蔡国棉“绑票”，捉到我们高石坎邓家的一个岩洞里关着，通知蔡家拿 800 吊钱来取人。当时仍沿用清朝的旧币，1000 文眼钱为 1 吊，800 吊是一笔巨款。蔡家正在筹款之中，准备赎人，高石坎邓家的人把“码子”蔡国棉放走了。他们就此结怨于邓宏。三日后，邓宏率领匪众百来人，把东流坝邓家的房屋一火烧光，连猪圈牛棚也不留一个。我们只好伐木割草，盖起茅屋居住。

一天，邓宏骑着一匹骡子，带着三四个弟兄，大摇大摆路过东流坝。我们邓家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看见了，一商量，冤家对头送上门来了，我们拼个命除掉这个心腹大患！于是大家拿起鸟枪、梭标，蜂拥而上，从东流坝赶到油房坳，追了数里之遥。邓宏弃马落荒而逃。从此双方结怨更深。

我们东流坝邓家虽有精壮男子上百人，但仅凭梭标、鸟枪，实在不能自卫御侮。何况一年到头忙于在田里干活，哪能经常戒备？和邓宏结下了不解之仇以后，我们随时有“覆巢”之祸。族长邓维乃向驻在旧司的北军詹连长陈述向仁轩、邓宏在地方上的骚扰情况，请求他出兵进剿。詹密谋定计剿除，事未举而北军旋即撤走。

邓维密谋于北军詹连长之事泄漏，“打草惊蛇”，从此向仁轩公开扬言要找东流坝的人算账。不久，向仁轩率领匪众多人，耀武扬威地来到东流坝找邓维寻衅。向仁轩说：“明白告诉你，这里是我的管辖范围，就得顺从我。你邓家族大人众，必须挑选 30 个精壮青年跟随我干，而且每年你们必须向我缴纳军饷。如果你同意照办，就当面具结签字。”邓维心想我们邓家世代患

良，怎能从他为匪？于是答道：“我们都是靠耕田种地养活家里的人，怎么抽得出人来，跟随你们一起干？实在难以从命。至于出钱出粮，我们愿意尽力照办。”向仁轩立刻沉下脸来，从牙缝里慢吞吞地进出几个字：“那你等着瞧吧！”说罢愤愤而去。

向仁轩的部下后来接二连三地来到东流坝找邓家寻衅闹事。次年（1918年），春夏久旱不雨，东流坝的稻田没有插上秧，改种了苞谷。农历七月半，田里的苞谷才戴红帽子。一天中午，来了十几个匪徒，手拿长刀在地里乱砍苞谷。邓维出门一看，就高声喊道：“你们这些人是吃粮食的还是吃草的？为什么要砍苞谷？”一个满脸挂耳胡须的土匪汉子从地里跳出来，凶神恶煞地骂道：“妈的×，老子不但砍你的苞谷，还要砍你的狗脑壳！”他们继续挥舞长刀，乱砍一阵，扬长而去。邓维当晚在家召集族人商议，他说：“看来我们今后过不了安静日子，大家都得小心。我们不但不能惹事生非，而且要息事宁人，忍让为好，免得惹祸。”

二、寻衅报复 欲天族门

匪徒们挥舞大刀，人头滚地；梭标杀来，直贯胸背。刀矛拔不出来，匪徒们还用脚蹬。鲜血染红了老人的白发；小孩被抛向空中，落下来穿在箍筒刀上，手脚乱动乱弹；未出母体的胎儿被戳死在孕妇肚子里。草地染成一片血红，凉水井小河变成了红水，岸上横七竖八的尸体东一堆西一堆，小河都被尸体堵塞，不流了。

大约个把月以后，一天，又来了十四五五个匪徒，跳到邓二箴匠的藕田里，乱扯乱抠，眼看一田藕糟踏完了。邓二箴匠是个头脑简单的急性汉子，按捺不住火性，就指着这些抠藕的人骂：“你们这些家伙没有良心，你们要遭天收！”这些匪徒，哪肯理睬，反而故意抠得更起劲，把藕往外乱丢，把藕叶尽都打断在田里。邓二箴匠气得肺都要炸了，“妈的×，当真不听！”边骂边往茅屋跑去，取了一枝鸟枪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对着藕田就是一枪。其实邓二箴匠也没敢瞄着人放枪，只是出口闷气，哪计后果。

这些匪徒回去向向仁轩禀报：“东流坝邓家的人短我们的路，用枪打我们。幸亏我们跑得快，不然就被捣翻几个了。”向仁轩听后火冒三丈，暴跳如雷：“好哇！老子就叫他东流坝邓家斩草绝根！”他一声令下，集合了手下喽啰数百人，刀矛火杆，杀奔东流坝而来。匪部把邓家村四面围困，大肆烧杀。向仁轩命令：“鸡犬不留，务必斩尽杀绝！”匪徒们首先抓住了邓维，没说二话，一刀就杀了。他们挨户搜索，见人就砍，邓家的人仓皇未备，被赶得鸡飞狗走，乱窜逃命。少数人钻进丛刺密林之中，大部分人被赶进一个大洞。洞里别无出路，男女老幼 300 多人塞满一洞，年轻力壮的拿着梭标、鸟枪守卫洞口，老弱妇孺挤在洞内。

茅屋又被烧光，跑慢了的人被杀死，邓家村一片火光和血腥。匪徒开始搜山，发现了我们躲藏在洞里，立刻封锁了洞口。躲了三天三夜，洞内没粮吃了，仅有的两三百斤粮食吃完了，洞内更加慌乱。向仁轩叫人在外面喊话：“洞内听着！向仁轩大哥不杀你们，只有邓维是我们的对头主子，已被处决了。你们各自出来放心大胆回家。”这话谁敢相信？大家面面相觑，

都想不出什么办法。跑不掉，拼不过，一位我喊公公的白胡子老头站起来说：“不出去也是饿死，出去了，他们或者可能做点好事，不杀我们。管他死活，我还是要出去。”说着他就往洞外走。200多人跟着老汉出洞了。青年、老人、妇女、小孩，跌跌撞撞，走出洞外。哪知一出去就走向了鬼门关！还有100多人没有出洞，也是坐以待毙！

“不准乱动！”向仁轩大哥在旧司禹王宫等你们，已经给你们办好了饭，还有话讲。你们如果不去，就是不愿意和解，那就不好说了。”于是200多人被押到旧司禹王宫，吃了一顿稀饭。一个匪徒出来喊话：“吃饱了，现在送你们回老家！30个人一队，规规矩矩地走。不听话的，要他吃‘板刀面’！”大家明白了意思，这是走上杀场啊！不走也得走！人们30个人一队，像一群柔弱的羔羊，被驱上屠场。200多人全被屠杀在凉水井河边。前一批人被杀得如同砍瓜切菜，后一批人眼睁睁望着，愤怒哭号，惨叫哀鸣，声震山谷。匪徒们挥舞大刀，人头滚地；梭标杀来，直贯胸背。刀矛拔不出来，匪徒们还用脚蹬。鲜血染红了老人的白发；小孩被抛向空中，落下来穿在箍筒刀上，手脚乱动乱弹；未出母体的胎儿被戳死在孕妇肚子里。草地染成一片血红，凉水井小河变成了红水，岸上横七竖八的尸体东一堆西一堆，小河都被尸体堵塞，不流了。留下20多个大姑娘，匪徒们你争我夺，拔刀相向，互不肯让；在把她们奸污之后，又通通杀掉，尸首填满一个苕窖。当时，树丛里有外村人偷看过。“天呀！绝灭人性！杀人像杀鸡！”东流司的卢绍南谈起过他当时在现场目睹那种惨状的情况，他是历史的见证人。

我们百多人没出洞，束手待毙。匪徒们砍倒洞顶上的大树，锯成一截一截的，把洞口封闭了，还加了几尺厚的泥土。洞口

封死了，里面的人就等于被活埋了。一个叫贵老二的老汉，被抓去强迫挖土封洞。老汉的女儿女婿就在洞里，老汉不肯去。他说：“我病得几天连水都没喝一口，挖不动呀！”匪徒的刀尖子指着老汉的脸：“挖不动也要挖！没喝水，我们请你到凉水井去，同邓家的人喝‘透心凉’。”透心凉是江湖黑话，指一种双刃尖刀。老汉一步三滚地爬到洞口，泪流满面地用撮箕端土：“天呀 我在为女儿女婿垒坟啦！”

封洞不知几天了。我们在洞里不辨天日昼夜，有的奄奄一息，有的已死去，尸体都僵硬了。我家八口人，身上还有点干粮吊着命，只感到透不过气来。我在尸体上爬来爬去，忽然看到有个亮孔，是没有堵死的地方。向孔外一看，没见人。把耳朵贴在孔上听，好像外面还有人在监守着。我告诉了父亲。于是大伯、三叔、父亲和我爬到亮孔边，屏息着用手挖动泥土，深怕弄出一丝声响。扒一会，歇一会，扒出一个能容一人伏着通过的甬道。我们回来摸索每一具躺着的尸体，把耳朵贴在他的胸口上听，只要心脏还未停止跳动，还有一丝微气的，我们都要拖出去，让他死里逃生。可是只剩我们一家八口还是活人哟！我们爬到亮口，等待黑夜来临。父亲先爬出去，伏在地上听了半晌，不见什么动静，我们才跟着爬出去，幸好匪徒以为我们都已死光，夜里没人监守了。我们爬到硝洞坡上，天快黎明了，就隐伏在乱石丛刺之中。谁知天亮后，匪徒又去查看洞口，发现了我们爬出来的痕迹。他们又遍山搜寻。寻到了我们隐伏的乱岩窝刺蓬蓬的地方。一个匪徒站在一块大石头上高声喊：“在这里，捉活的！”又向刺丛里放了两枪。母亲把双手使劲地捂住弟弟的小口，怕他哭喊。等匪徒离开时，弟弟已被捂得晕死过去，嘴脸发紫，好久才苏醒过来。天黑后，我们一家

八口分头逃难。大伯母和我父亲、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六个人逃往湖南，三叔三婶逃往咸丰。

三叔逃到咸丰，人地生疏，哪里能找到口饭吃？三婶又身怀有孕了。没法，他们只好偷偷回来。三婶藏在高洞河亲戚家里，三叔自己往来凤土堡去卖零工，帮人家打谷子，得几个工钱偷偷送回来，养活快要生孩子的老婆。谁知又被向仁轩和邓宏发现了踪迹。邓宏告诉向仁轩说：“邓三的老婆，怀身大肚的，还藏在亲戚家，可是没看到他男的。”向仁轩说：“干掉！”接着又改口说：“慢点，别惊动，等男的回来，一网打尽。如果她生了女孩，就不忙杀；生了男孩，就马上干掉。要断绝他邓家后代根苗！”偏偏三婶生了个男孩。三婶抱着刚出生几天的婴儿，被押到徐家桥上，又被杀害。一个匪徒把婴儿掳到河里，还补上一枪，结果了小小生命。三叔在土堡帮人打谷子，夜晚睡在四斗种凉亭桥上，被向仁轩的匪徒探悉，砍掉双手双脚，悠了两天才断气。城边人亲见其事，过路的人无不切齿愤恨。

东流坝邓家 10 房 300 多人只剩下我和伯伯两家六口，流浪在外，不敢回乡。东流坝成了一片荒芜，凄凉惨淡。

“老洋人”洗劫阜阳目睹记

霍沛林 梁义三

一、“老洋人”其人

“张老五，我们给你‘排’来两个‘花票’”，土匪们拉着两个哭哭啼啼的妇女进来。我一看，是程四大人的两个姨太太。张老五跑了过去，当众就对程家的姨太太动起手脚。

我 16 岁时（1920 年）到阜阳，在大隅首北边汇昌和钱庄学徒，东家是王普（倪嗣冲的女婿，当时任皖南镇守使兼第三混成旅旅长），经理马俊峰。汇昌和与倪家的两个钱庄倪萃恒、倪瑞恒在阜阳三足鼎立。我学徒的第三年（1922 年），“老洋人”劫城。大街上的房屋基本上烧完，商店被抢劫一空，数百人被土匪杀死杀伤，更多的人则被掳走。“老洋人”劫掠而去后，倪嗣冲的旧部安武军进城，复行搜劫，其危害更甚于土匪。一时

阜陽城精華俱盡，損失慘重。

“老洋人”劫城的前幾天，城內就流傳着河南省大股土匪往這里流竄的消息。“老洋人”是這幫土匪的首領，姓張名慶，河南寶豐人。因長相似外國人，所以人稱“老洋人”。其凶猛異常，當過兵，後來聚集流氓地痞，四處擄掠，勢力漸大。當時阜陽是倪家的天下，倪嗣沖有一團兵力在阜陽駐防，另外還有地方保衛團（團長是倪嗣沖的侄子倪道煦）1200多人。他們都正忙着蓋倪嗣沖的將軍府，乘機搜刮民財，根本不把匪情當回事。土匪喬裝打扮成民工或小商小販混入城內，刺探情報，作為內應。城里居民對此毫無覺察，未做絲毫防范。

我記得“老洋人”進城是民國11年舊曆九月十三日。這天阜陽城內和往日一樣。中午，地方保衛團團長倪道煦在馬公祠請“花會”，倪家親友、三家錢莊經理、城內士紳都在那兒吃酒取樂。晚上，德勝樓唱的是《九江口》，趙月來主演；德月樓唱的是《白馬坡》，葛德華主演。馬經理愛聽趙月來的戲，我打着燈籠把他送到德勝樓。他們坐在前排聽戲，我站在後邊看戲，隨時準備去伺候他們。戲剛開場，安武軍的熊營長派人來送信，說探子探到“老洋人”已經過了楊橋集，往阜陽來了。當時劇院內就亂了，戲也停了，馬經理叫我把錢莊的人趕緊找回去。

半夜，東家王普的客人程省三從劇場回來後，躺在南客屋里過癮（吸鴉片煙），經理叫我到那兒伺候他。我把茶水、煙具都弄好後，他在那兒吞雲吐霧，我却累得眼皮也睜不開了，往煙榻上一靠，迷迷糊糊就睡着了。突然一片嘈雜的吆喝聲把我驚醒了。睜眼一看，程老爺不知到何處去了，煙槍上的煙泡還未吸完，煙燈上已結了一個大燈花。院子里很亮，客屋通往套

房的门已经上了栓。我隔着窗户往院内一看，只见十几个人打着火把，有穿军衣的，也有穿便衣的，他们正在砸账房的门，还有人从套房里抬出卧柜并打开，围着抢东西。我想：坏了！土匪进来了！就悄悄地从后角门跑出来。刚跑到二门里边，就听右边有人喊：“站住！”接着“哗啦”一声，我知道是拉枪栓。本能地站住了。一个高个子土匪抓住我的衣领喊道：“逮住一个人。”有人回道：“拉这里来！”我被揪送到饭厅里。这里有七八个人，其中一个腰里插着手枪的问我：“你是这里的什么人？”我说：“是学徒的。”他听我的口音不是本地人，就问：“你是哪里人？”我说：“山西人。”“店里可有枪？”“不知道。”“钢洋（银元）放在哪里？”“不知道。”旁边的一个人咋唬起来：“这小子不老实，一问三不知，宰了他！”我说：“真的不知道。钢洋有，多得很，可我不知道放在什么地方。”“你干什么活？”“我伺候他们，刚才还给程老爷烧烟哩。”“烧烟？好的，好的，烟土在什么地方？”“在客屋后面小套房里。”土匪叫我带着他们来到小套房。打开房门，只见几个大柜里都放满烟土，货架上、床底下放的也是大烟土，有盆装的，也有碗盛的，几个土匪高兴得笑起来。腰里插手枪的那个土匪，拍着我的肩膀，笑着问：“他们一年给你多少钱？”我说：“一年四串。”“别干了，咱们一块‘趟’（土匪的黑话，意思是入伙）去。”我不知道什么是“趟”，低下头没说话。他又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不要怕，帮我们运这（烟土）。”土匪们把烟土往院子里搬，我也端起一盆烟土送到院里。搬了几趟，趁他们都不注意，就瞅个空跑到后院，翻墙到了周雁臣家的后院。裕隆公茶庄的管账先生余孟亭见我跑过来，就问：“那边怎么样？”我说：“土匪进满了，正在抢东